

观潮

带一本书去深山

成向阳

我要带一本书去深山的书院里。

这是以前我没想过的一件美好的事。在早晨到来之前上路了,出门前看了看手机,本来是想把手机放下的,每次进山,我都有这种放下手机的冲动,但还是像买保险一样带上了它。因为现实生活全部可能的意义以及必须去解决的麻烦,似乎已经浓缩到了这只比巴掌还小的手机里。一个朋友在我刚踏出门槛的一瞬间,就在微信里向我提问了:

“如果,只能带一本书,你想带哪一本呢?”

这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喜欢买书和藏书的朋友,但他同时也深陷在生活的漩涡中被不平静的现实生计所烦扰。广泛的阅读与装满整间房子的书籍,并未改变他的现实生活。就在他向我提出究竟该选择哪本唯一的书时,他在昨夜向我提出的上一个问题其实是:“我终于计划放弃安稳的带薪行政编制的工作,去迎接一种更自由也更不确定的人生。这样真的好吗?”

在提出这个问题前,他已经在稳定与自由的选择中摇摆了很多年。而这一切,他都无法通过阅读满屋子书籍中的任何一本获得解答。所以我知道,他这个“如果只能带一本书去面对一个世界,你带哪一本”的问题,事实上不只是一个与书、与阅读有关的问题,更是一个面向现实人生的与重大选择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沉默之后,我的回答是:“带上你正看了一小半的那一本。”

我的意思是,任何一本书,都不如我们带着真诚与好奇,付诸了时间、精力与情感,并已有所思考但仍未探尽其全部奥秘的那一本书,更值得我们随身携带,去往更广阔而自由的精神世界,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本书,踏上了去往深山书院的旅途。

虽然回答完了这个与书有关的问题,我的心却久久难以放下,让我更多牵悬着并深感不安的,还是我这个被现实生活困扰着的朋友。他是我付出关注、敞开心灵的朋友之一,也是我时常以冷静的眼光去审视、去思考、去分析与批判的一个携带着这个时代全部现实可能性的人。从这样的分析中,我觉得能部分地收获整个时代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光照与投影。是的,他是时代生活在近处向我打开的一扇感性的窗,让我看到一个具体的人与整个时代的全部关系与可能性。我感觉到,这个热爱阅读并喜欢从阅读中汲取应对现实生活力量与智慧

是啊,我的朋友,就在去往深山的旅途上,一棵风中摇落树叶的树,在我的心中奇异地幻化为安坐在初冬大地上的一首诗,它从自然的深处召唤并呈现出来的意义,就像语言构筑的诗行一样,不仅需要注视它的人感知并铭记它颤动中的形象,而且需要我们停下来,长时间地倾听它内部张开来之歌喉——那种苍凉的解放之声,此刻构成了一棵树的另一种生命,使一个远观的旅人,凭空构想出一个长久徘徊在树下并将耳朵紧贴于树干上谛听的人。

我想,那个人应该是带着一本书的你,也应该是此刻前往深山的我。

断去体验着的“在人间”的可能性。而我不确定,他是否还能在他一直迷恋着的阅读中,重新找回面向现实生活的勇气。我就这样带着对他的牵念,带着一本叫《文学之用》的书,去往深山中的书院。

带着一本书去往深山的旅途上,会遇到许多树。

或者说,许多树就静坐在通往深山的旅途上,好奇地等你带着一本书来相遇。

每一棵你经过的树,在一晃而过的刹那都长着一张朋友的脸。那些生满竖纹的脸上,树叶在摇晃,在飘落。旅途上一棵棵摇落树叶的树木,让我再次想起时代生活的风浪里摇摇晃晃的朋友。

我知道,一个被反复干扰中止了阅读的人要想重新开始,会很艰难。尤其是当他在日常阅读中再难看到有效生活的可能性。

这种被生活遭际不断放大、不断干扰因而也不断重生的可能性想象,是那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平静,使他不得不一次次在混乱中焦虑、疑惑与迷惘,又不得不在一次次清理自身不该有的杂余中被哀伤所缠绕。事实上,在可见与可分析的范围内,一切生活可能性的实现都来源于平静而稳固的基础,那种不慌不忙地被耐心与恒心扶持着的工匠般的经营。这种持之以恒的在不挪移中实现的扩展与增长,此刻在我注视一棵旅途上的树时正清晰地显现,尤其是当它借助风的力量,摇摆着脱光一身树叶时更加清晰。我看见了它骨架中的激情,那来自长久孤独与安静中的一股强烈而寂寥的浩叹,正使整个蔚蓝的天空都向着它聚拢。

是啊,天空之下平淡而美的事物,总是像此刻一样唤起我内心的敬重、包容与珍惜,让我凭空多出一点点比往日更多的耐心、爱心和信心。那么,我的朋友,他是否也正像此刻的我这样,注视着棵身边摇落树叶的树木呢?是否也会沉浸在对树木力量的感知中,重新拾回面向生活的勇气呢?

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此刻,一棵旅途上的树木正借助风的摇动完成它霜降之后落叶的过程,于我这样一个过路的旅人而言,我需要停下来并走过去的勇气,好听清那敞开并裸露出自身的树木最真实的声音,听它说一说在长久难以挪移的局限中,是怎样小心翼翼地实现了那不断向着天空接近的增长与扩展。

是啊,我的朋友,就在去往深山的旅途上,一棵风中摇落树叶的树,在我的心中奇异地幻化为安坐在初冬大地上的一首诗,它从自然的深处召唤并呈现出来的意义,就像语言构筑的诗行一样,不仅需要注视它的人感知并铭记它颤动中的形象,而且需要我们停下来,长时间地倾听它内部张开来之歌喉——那种苍凉的解放之声,此刻构成了一棵树的另一种生命,使一个远观的旅人,凭空构想出一个长久徘徊在树下并将耳朵紧贴于树干上谛听的人。

我想,那个人应该是带着一本书的你,也应该是此刻前往深山的我。



插画 董昌秋

银杏树叶黄了

肖复兴

几天没去天坛,银杏树的叶子全黄了。进北门的二道围墙内,大道两旁的两排银杏树的叶子遮盖地,一片金黄。大自然在这个季节里,才如此奢侈地将这样炫目的色彩,通过银杏树,挥洒在人间。

其实,秋风一刮,大多数树的叶子会渐渐变黄,但哪一种树的黄叶,也无法和银杏树叶相比,其他树叶只能说是黄,甚至是枯萎的黄,而缺少了银杏树叶黄中透亮的金色。只有银杏树叶,才有这种金黄色,用绘画中独有的“提香色”,可以与之媲美,透着晚秋初冬时节一种依然旺盛的生命力。

在天坛,为银杏树拍照,或者以银杏树为背景拍照的人很多。这是这个季节里天坛最常见的景观。大多数是外地游人,他们刚进天坛,一眼撞见这样蔚为成阵的金黄色,自然要叹为观止,忍不住拿出相机或手机。北京人,尤其是经常来天坛的北京人,一般不会在这里和外地人抢镜头。这里的银杏树固然漂亮,但这里的银杏树长得高大,叶子浮在半空,照出的照片,叶子显小,没有看到的那样壮观。

走过这两排银杏树,往右拐个

弯儿,到了祈年殿大门前,再往右拐个弯儿,丁香树从边的绿草坪上,并排长着两株银杏树,长得高矮合适,枝繁叶茂,北京人会选择到这里拍照,让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年这个季节,路过这里的时候,我都会看见不少北京人拍照。一组人马,又一组人马,排着队,有次序地分别跑到那两株银杏树下,手机、相机,“啪啪”一个劲儿地照。树上树下,都是金光闪闪的银杏树叶,叶子厚厚地铺在绿色的草坪上,黄绿相间,更是鲜艳夺目。照相的人,会弯腰捧起满满一把银杏树叶,然后伸直了胳膊,朝天空撒去,纷纷如金雨飘落,照相的人不时时机地按下快门。每年,都会看到这样的“金雨”飘飘洒洒,都会听到这样的快门声响起,还有随之而起的笑声朗朗。

今年立冬那天路过这里,看到一群女人在树前换装。在这里照相的女人换上漂亮的外衣,披上漂亮的头巾,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不足为奇。这天,这群女人不一样,她们不是换件外衣、披条头巾,而是光着胳膊露着腿,换上了旗袍。脱下了皮鞋或靴子,光着脚穿上了船鞋,然

后,次第跑到银杏树下拍照。虽然,这天天气不错,阳光很好,但毕竟已是立冬节气,这样一身装扮,还是冻得她们有些哆嗦。

这是一群50多岁的女人,芳华已逝,但还没有到老年,抓住人生后半程的好时光,为自己拍下这个年龄段最漂亮的照片,留一份纪念,冷一点儿,也算不了什么。秋末冬初的银杏树,和她们人生的这个时辰正相配,那一片金黄,是她们最灿烂的金黄。

一个身穿红色旗袍的女人,袅袅婷婷地跑过去,倚在银杏树旁,左腿弯起,脚后跟蹬在树干上,双手背后,昂首挺胸,等着拍照,阳光透过头顶的银杏树叶,斑斑点点洒落在她的脸上和身上,碎金子一样光芒跳跃。在这一群女人中,她的个子最高,身材最好,穿上这一袭红色旗袍,俨然模特,格外打眼。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抢拍下一张照片。

等她从树下跑过来,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把手机打开给她看这张照片,夸奖她:看,多漂亮啊!

她拿过手机,仔细看了看,笑着回头冲女伴叫了起来:快看啊,这位

大哥拍得真好!

我对她说:不是我拍得好,是你长得好看。

她的伙伴们围上来,看后,纷纷说:真是好看,把你拍成18岁的姑娘了!

她笑着直摇头:还18呢,都50多了。然后,她转头对我说:都53了!

伙伴们怂恿她,还不把这照片发到你的手机里?她便要加我的微信,我说,不用这么麻烦,我用你的手机再给你拍几张,不就得了!

她把手机递给我,又跑到银杏树下。我为她拍了几张,她一张张看,不住夸我拍得好,她的伙伴也凑过来看:这张拍得最好,风把旗袍都吹起来了。

风把旗袍的下摆吹得很飘逸,她在一地金色的银杏树叶的衬托下,如玉雕一样,很是秀美。

这是一群刚刚退休的同事,约好了到天坛银杏树下拍照。她们一起工作多年,彼此熟悉,和我虽是素不相识,但在那一刻,却一起聊了很多。银杏树,在这里默默站了多少年,只有到这个时候,让人们向它走近,也让人们彼此走近。

微信 (组诗)

姜华

微信

微信支付年代,网络是无声的箭动车如风,记忆被切割成碎片我的手机却经常黑屏。那些行走或坐立的老人、妇女、学生,甚至儿童,每人怀里抱着一部手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二维码里究竟隐藏了什么一些过去低头走路的人现在仍然,低着头

有事没事就刷一刷,存在也是一种幸福。多少亲情、友谊和方言,食指一点就没了。有些像雾,又有些像霞

人过中年,我也有轻微的惊恐一部劣质手机,不知道哪一刻,突然死机

高铁上

欲望往往会先于理想抵达。比如这列从西到东的高铁窗外幻灯一样翻页的农田、小河柳树、牛羊以及田间耕作的人他们的背影、服饰、动作和眼神,哪一位更像我的亲人

我突然有些迟钝。思维被330公里时速,远远甩在身后从秦川到中原,如响箭射出那些山川、河流,仿佛出自同一位画师之手。身体在轻微摇晃,我不介意

记忆如风。有时也会逆转我可以一夜抵达,版图上任意一片河山。此刻呼啸而过的汉字每一个肯定都有终点。故乡与异乡的对峙,结局可能是平手有些名词最后只剩下传说

古城的月光

今夜,我低下身子在月光下沿着斑驳城墙返回那场攻城之役努尔哈赤的欲望之火,被袁崇焕一盆冷水,泼灭于城下红衣大炮的吼声,让一座古城长满獠牙

戊戌初夏,我乘高铁而来苦于没有路径,进入一位儒将胸襟寻一条固城之策当年铁蹄被宁远城扼住咽喉。想不到铁桶般的江山,却于口水里坍塌

觉华岛上,有那些千年菩提日夜睁着眼睛宁远驿站里一群文人,坐在月色下祝古偶有语言响箭,破城而出

微小说

田园诗

宁春强

吃过早饭,福林就骑自行车,奔刘家洼去了。刘家洼离石门不远,骑车也就一个来小时的路程。福林去刘家洼,是要见见刘小男。刘小男虽然没上过大学,却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课堂上,语文老师常常说起刘小男,这位青年农民诗人便成了福林心目中的偶像。福林也爱写诗,只是从未发表过。

让福林吃惊的是,刘小男家的土房比他家的还要陈旧。福林走进院子,敲了敲门。“请进!”是一个甜甜的女声。福林推门而入,见一个姑娘端坐在炕上。福林惊讶于她的脸,居然那么明朗。

“有人吗?”福林问。“我不是人?”姑娘反问。“这是刘小男的家吧?”“是呀,请坐。”“刘小男不在家?”“在家,正在跟你说话呢。”“你是刘小男?”福林愣了。刘小男居然是个女的。“让你失望了吧?刘小男不但是个女的,而且还腿脚不好!”刘小男笑了。

福林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

挠头,问:“家里就你自己?”“父亲到果园去了,我承包了一座山,什么都种。”“你们生活得蛮有趣儿。”福林盯着书架,“你有这么多书?”“书和山都极有诱惑力,我恰恰又是一个经不起诱惑的人。感兴趣的话,我领你到山上的果园转转,那可是我和父亲共同的作品。”

“你能走?”“我拄着拐杖,四条腿呢!”于是,刘小男笑了,福林也笑了。山上的果园,着实让福林开了眼界,那簡直就是一座花果山!临别时,刘小男把福林送到村口。拐杖点地笃笃地响,听在福林耳朵里,却如歌般浪漫、悦耳。福林说:“果园里的人都管你叫老板,什么意思?以你现在的收入,为什么不盖座新房子?”

“母亲去世了,家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几间土房足够了。我准备筹集资金,建一个水果加工厂。”“真佩服你的勇气。”“野性勃勃。父亲总说我野



插画 胡文光